

利川文史資料

17-12
18



1986

利川文史資料

第一輯

辛亥革命集

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利川市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前　　言

奉献于此的，是《利川文史资料》第一集。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暨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我们谨以此书，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及其所领导的伟大革命。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为周总理于一九五九年所倡导。二十多年的事实在证明，这是高瞻远瞩的卓越之见。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桥，可以交朋友。通过对史料的征集，以静为动，可以发展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通过对历史的了解，古为今用，可以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这是关系大局之事，惠及后代之业。

近百年来，我国历史发展急速，社会变革剧烈。就我们利川来说，也是风云变幻，大事迭起。在辛亥革命中，利川一些人士参加了武昌首义。他们或执戟前驱，或运筹帷幄；或呼号于上，或奔走于下；或建立赫赫之功，或从事冥冥之事。在抗日战争中，很多人不悲其身死，而忧其国衰，寄身锋刃，叱咤风云。在解放利川的战斗中，很多同志翻山越岭，跃马横刀，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为利川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当然，如此寥寥几笔，远不能概括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社会内容。总之，凡是在历史上有所建树，对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的人，历史都要给他以应有的地位。因此，把“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作为政协文史资

料工作的方向，不但有其现实意义，而且也有其历史根据。

“存真求实”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原则。有了真实的反映，读者还应有全局的把握。对于正面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当然应该了解，从而提高认识，吸取精神营养。对于反面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应该了解，从而通过对比，增强免疫能力。而有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则有着纷繁复杂的面目，往往是非属杂，功过并存。这就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既不颂古非今，也不以今匡古。要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他提出的“拿来主义”，对于我们现在研究文化历史遗产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集文史资料得以问世，是因为有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关怀，有市档案局、公安局、市志办、党史办、民族志办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有广大政协委员和不少特约撰稿人的辛勤劳动。这样，它才能在利川建市之际，作为一件微薄的礼品，送到同志们和朋友们的案头。在此，向一切关心它的领导、同志和朋友，表示深切的谢意。

时间太紧，人手太少，资料有限，加之思想水平不高和文史知识贫乏，书中错误肯定不少，故请领导同志、文史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源远流长。吐其芽必展其叶，有其一必有其二。我们热切希望我市政协委员、具有丰富阅历和热心文史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勤思博采，研墨命笔，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牟鸿勋

先父牟鸿勋轶事.....	牟 炜	1
我的姑父牟鸿勋.....	范光华	2
革命志士牟鸿勋.....	方指南	5
关于牟鸿勋		
——走访方指南先生随记.....	韩汉祥	10
牟鸿勋、苏成章纪略.....		12
牟鸿勋.....		13

甘绩熙

甘绩熙年表.....	刘国学	15
父亲甘绩熙生活片断.....	甘先猷	18
对父亲甘绩熙的回忆.....	甘先文	19
甘绩熙轶事.....	甘 雨	20
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		
经过实录.....	甘绩熙	22
附：上黎副总统辞职书.....	甘绩熙	54
辛亥武昌首义前一月感怀用		
“秋雨秋风愁煞人”句作七律轱辘体.....	甘绩熙	56
辛亥武昌首义前十日和友人周之翰君		
登黄鹤楼感怀七律原韵二首.....	穆 卿	57
甘侯行 有序.....	胡石奄	58

辛亥十月初八日《民国公报》

时评甘绩熙.....	粤人	59
赠甘君穆卿七律一首即希鄂政.....	王承熙	60
恭颂陆军少将戎马书生甘穆卿先生		
七律一首敬祈教政.....	谢梅村	60

范腾霄

范腾霄简介.....		61
父亲范腾霄.....	范光华	65
父亲生活点滴.....	范子为	83
我的父亲.....	范毓华	85
忆范腾霄先生.....	王华山	88
辛亥革命前之社团活动及起义后		
军事之一幕.....	范腾霄	91
范腾霄自传(节选).....		95

苏成章

我的父亲苏成章.....	苏静方	105
苏成章事略.....	苏绍振	107
我所知道的苏成章.....	杨素庚	109
苏成章事迹片断.....	田寿先	111

邱前模

邱前模轶事点滴.....	邱遂吉	113
邱前模事略.....	邱前模	114

陈耀智

我的父亲——陈耀智.....	陈道颐	119
----------------	-----	-----

我对陈耀智先生的点滴回忆.....	简 立	129
忆陈耀智先生.....	王华山	132
吴兆廷		
父亲吴兆廷.....	吴瑞华	137
一块银元济寒生		
——我和吴献之先生的一次会面.....	向敦厚	140
赵锡侯		
我的伯父赵锡侯.....	赵 壁	142
吴子尚		
关于我的父亲.....	吴周鼎	145
赵鸿钧		
父亲赵鸿钧事略.....	赵 壁	149
刘应崇		
刘应崇简述.....	刘成周	153
黄人本		
黄人本简历.....	苏绍振	156
四邑联合会		
四邑自治联合会事略		
利川县临时会议.....		158
关于四邑联合团.....	方指南	162
四邑联合团.....	赵 壁	168
后 记.....		171

牟 鸿 勋

先父牟鸿勋轶事

牟 炜

父亲擅长书法，常与人书写条幅、中堂，求书者颇多。但也不是有求必应，为此常获罪于达官贵人。母亲谓曰：“何必如是！”父亲说：“我书写不为名利，不求显达，书赠友人，共勉正气，只求做人作事，不愧于国人，于愿足矣。”风雨沧桑五十年，父亲的墨迹，一无寻处，仅存笔洗一个（亦称墨盂）。这笔洗，系明朝宣德年间制品，呈朱砂色，属我家仅存之纪念品。

父亲对青年学生、进步人士是倍加爱护的。例如对范鸿劼先生（当时系北大进步学生，与李大钊先生同为研究马列主义之发起人，详见范鸿劼烈士家传）不但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在学习场所方面提供方便，而且当范先生常与友人来家聚会时，父亲总是热情接待，并嘱母亲多方照拂。当时母亲并不知其中详情，直至范先生遇难后始恍然大悟。

父亲在武昌病居时，穷极潦倒。当时肖耀南任两湖督军，曾任命父亲为两湖水警所长。父亲将任命书丢在地上说：“我即饿死也不为军阀作爪牙！”随即带病去沪。

以上所写，均系先慈生前节哀之余断续所述。先父去世时我年仅四岁，故所知太少，亦无法提供确切时间。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我的姑父牟鸿勋

范光华

我的姑父牟鸿勋，字猷宣，湖北利川汪家营人，一八八八年生。姑父兄弟二人，居长，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在汪家营一带是十分出名的。年十八时即取博士弟子员。后被保送到武昌两湖师范学堂。在两湖师范就学时，姑父受教于张太炎先生门下，并经常和革命激进人士孙武、张难先等接近，受革命思潮影响，积极参加了反清革命活动。

姑父与我父亲范腾霄相识是在武昌的事。一九〇五年左右，姑父正在两湖师范读书。因是同乡，又兼志同道合，故与我父亲甚是相契。姑父待我父亲如同兄长，父亲对他“亦以弟视之”。父亲和姑父“聚未久”，我父亲即赴日，与姑父“音讯往来，视若家音”。父亲在日本留学数年中，购得大量革命书报，都是直接寄给姑父，然后再由姑父转交机关和其他人的。

一九一〇年，姑父由孙武介绍，加入了革命团体共进会，并很快成为共进会骨干之一。当时，两湖师范很多学生参加共进会，都是由姑父引进的。由于姑父文笔极佳，故会中文书，大多由他草拟。

一九一一年，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清廷的镇压活动也一天天疯狂。这年九月廿四日，共进会与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合并，姑父以两湖师范总代表身份出席合并会议。在确定军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时，姑父被公推为司勋和政治筹备委员。

同年十月八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检试炸药时不慎走火，响声惊动了俄国巡捕，机关部立即遭到紧急搜捕。孙武虽被救出，但有些同志和起义用的旗帜、印信、名册、文件等皆被俄国巡捕搜去。这一突然情况，由一逃出同志第二天急告武昌机关部。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及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决定当晚十二时举事。因考虑到形势危急，当时仅留姑父和蒋翊武、陈宏浩、龚侠初、刘复基、彭楚藩等六人留守机关部，待时指挥起义。

这时，清廷已从被捕者口中得知武昌机关部的地址。晚十点，派重兵进行围捕。姑父及刘、陈、龚在楼上被捕；彭跳窗落在院中，也被清兵抓住。

清湖广总督瑞澂下令连夜审问。彭、刘和后来被抓的杨洪胜相继过堂，大骂清廷丧权辱国，于十月十日黎明前接连惨遭杀害。姑父第四个被带到台上。督署文案旗人双寿主审。在军警的严刑拷打之下，姑父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双寿问：“你是不是革命党？”姑父大声回答：“我是革命党！”双寿又问：“你平日所读何书？为何造反？”姑父义正严词地答道：“我读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我们为祖宗报仇，何云造反？”审官又逼姑父供出其他革命党人，姑父毅然答道：“革命者头可断，志不可夺。岂可低头折节而苟且求生？”审官见他毫无屈服之意，就把他打得死去活来。这时，天已大明。审官经过一夜审问，已精力不济。为了留下口供，以便破获全案，吩咐停审还押。（也有一种传说：审官因念姑父是一才子，故未立即杀害。）就在这天晚上，武昌首义成功。十一日早上，姑父的同学苏成章带领兵士冲进监狱，姑父的手脚还带着镣铐，是友人张祝南请铜匠给他砸开了锁。

武昌首义成功，极需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为此，姑父竭力倡导并筹办了第一张革命报纸——《中华民国公报》，被军政府任命为报馆经理。据辛亥老人韩大载（已故）回忆：《中华民国公报》每天出对开一大张，间或发行号外，报纸全用朱墨印成，为当时湖北革命政府唯一的机关报。其编辑纲要为：1、尽量揭发满清政府压迫残害各族人民的罪行。2、初期每天撰檄文一道以当社论，争取各省响应。3、鼓吹建立革命秩序，不扰民，不扰商，凡缴械投诚者不咎既往，宽大处理。4、激励士气，唤起人民积极支援。5、在国际上劝告各国中立，声明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中华民国公报》发行后，每日销售约四、五千份。

在姑父的领导下，《中华民国公报》作为革命军政府的喉舌，在革命初期，为宣传革命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巩固辛亥革命成果起了很大作用。后来革命政府成立了总稽查处，姑父是总稽查之一，但仍兼管报务。军政府成立实业部后，姑父又出任副部长。

民国成立后，姑父当选为众议员，常住北京。一九一三年，鉴于姑父在辛亥革命中的卓著功勋，被国民政府授与文虎章、嘉禾章、宝章等勋章，并被授与勋五位。

几年后，原来审问过姑父的旗人双寿（改名王松如）与我五叔范鸿勋同任平政院书记官。一天，王对五叔说：“牟鸿勋真是条硬汉子，当年受审时，他直认革命是实，毫无惧色。”姑父得知后，抚掌大笑之。

袁世凯篡权后，妄图恢复帝制，姑父和蔡济民在利川组织了护法军。蔡任总司令，姑父次之。不久，蔡被川军方化南的部下杀害。姑父只身逃往武汉，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当时，南北和解之声遍及全国。姑父受孙中山之托，作为全

权代表与段祺瑞谈判。

直奉战争后，姑父曾短期出任总统府顾问。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姑父对军阀混战、政府腐败极度不满，以致意气消沉，万念俱灰，隐居武汉。同年六月，竟一病不起，仙逝武昌。

一九八六年七月

革命志士牟鸿勋

方 指 南

牟鸿勋，号猷宣，利川县汪家营人，幼小聪颖，依其叔牟灼煌送他读书。文章出众，中清朝末科秀才，时年十九岁。之后，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文科，成绩优等。校长为张太炎。他毕业后，加入共进会，在武汉闹革命。常到母校会见校长，校长很器重他。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他被捕了，受到捆绑和严刑拷打。他大喊说：“要杀便杀，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校长听了非常着急。这时，满清政府以张文襄（之洞）在湖广有功，高升京官。新任总督瑞徵（满族）对张太炎很客气，有时还向他请教。张决定亲自去会见瑞徵，把牟保出来。打定主意，即刻到总督衙门请见。总督接见了他。校长说：“我有个学生，文章出众，是我极得意的门生，听说被你的部队抓来了。我特来请见，同你商量。他性急，一个问题出现，他硬要彻底解决，饭不吃，觉不睡都可以。因此得了神经病，一发就神说，鬼讲，乱搞。我爱

其才。他是鄂西人，路隔千多里，没有一个亲人，请把他留校请医治疗。培植一个人才真不容易呀！”随即就将病历、处方呈上。总督看了说：“他要造反，推翻满清，这样大逆不道，那还了得啦！”校长说：“他是神经病，发过了，就清醒了，又非常之好。我问了医生，说保险医得好。他很听我的话，我非常爱他。他是读书人，不到二十岁（其实二十多岁了，他不长胡子），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能造反？我愿以我生命保他出去就医。病好了，再来向总督请罪，立功赎罪！请总督看我面上，饶他一命。我是非常感激的！我一定能把他教育好！”总督沉思了良久，又把校长瞄了瞄后才说：“校长一定要保他，我相信校长。”于是就叫人把牟放出来交与校长。总督说：“你要教育他好好地守法奉公……不能造反。如再犯，就加倍惩罚的。”校长说：“总督放心！我一定把他教育好，报效朝廷，感激总督不杀之恩……”校长领走，牟不发一言，跟着校长出了总督衙门。回两湖书院，到校长室坐下，校长说：“你怎么一言不发？”他答道：“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但我死也不得忘记校长救命之恩！”校长说：“我还是炎黄子孙，有血性的。我没有入革命行列，就是在恶势力之下留一线生机好救革命志士……。你现在要留得青山在，好好躲一下，好好休息一下，细心静意地筹划一下。”他起立说：“校长的教训、指导，学生恭敬接受遵办！”校长说：“我现在给你叫点菜来喝点酒，安心在这里躲下，不要外出，以免危险。”说完把门开了，叫来人到馆子去拿菜来，叫他自酌自饮，吃好，喝好，睡好。他睡了，听人来将门上了锁走了。他写了呈条，翻窗户出去，悄悄地奔小朝街军事指挥部。人们一见，喜出望外，不暇细谈，取得联络信号后，急奔新军工程营。熊秉坤、金兆龙首

先奔到军械库夺得了枪支弹药，猛攻总督衙门。总督骇慌了，急奔长江中军舰。武昌全城被革命军占领了。次日汉阳、汉口新军一齐起义，武汉光复。牟专去报喜，感谢校长救命之恩。校长笑说：“你得救了，我也得活了！……”武汉平定后，牟为参谋处参谋，《中华民国公报》经理，兼实业部副部长。（注：张太炎、章太炎，名同姓不同，人也不同，然都是文人、革命志士、名人也。）

野心家袁世凯篡夺大总统职位之后，又害怕湖北人反对，先胁迫黎菩萨首先裁兵，麦率群伦，次即以各种各样的帽子扣在湖北革命人士的头上。两年中，就杀了湖北两三千革命志士，真是骇人听闻。牟见此惨状，即与黄冈同学、同志蔡济民计议，搜集人枪千余进驻利川，以作将来响应孙总理讨伐卖国贼袁世凯的根据地。靖国军蔡牟正副总司令，正在励精图治，招兵买马，以纾民困，而四川军阀则借口湖北无军，打着援鄂旗帜冲进利川。蔡总司令冷不及防而殉职，牟副司令躲于花梨岭。

一九一七段祺瑞响应孙总理《讨逆宣言》，组织讨逆军将张勋打垮，溥仪逃走。段祺瑞重掌大权为总理，不遵守《临时约法》。孙总理揭起护法旗帜，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一百五十六人。牟由花梨岭到汉口正逢会期，即日搭火车到达广州，参加了会议。非常国会选孙总理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副元帅。后来意见不调，又改组军政府。孙总理即派牟为全权代表到北京住着办公。牟到北京后，与段祺瑞舌战多个回合，又同国会员较量数次，终于迫使段政府电邀孙先生进京共商国是。这时孙总理恰在上海，回电后即动身到达天津。段总理即派十人欢迎团陪同至天津接驾。殊知，孙先生肝疾剧发，适已进协和

医院抢救，准备动手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代见欢迎代表团及牟五分钟。医生请代表团休息，说总理病情好转了才能进京。牟与欢迎团商妥，自己暂留，代表团回京复命。直至动手术后，牟再请见。孙先生不能说话，他只看看容颜而已。孙夫人在旁泪眼望着，愁容满面。牟出去找医生，医生说病情危险，肝已割下，用药泡润后再行植上。次日再见，孙先生还是昏迷不醒。牟报告要回京复命，以免段总理悬望。孙夫人起立送牟到门限，对牟说：“把你麻烦够了。你这次超出我们预期的限度好几倍，只可惜他的病不能很快好，把你的功劳早日表现于国家和人民啊！”牟说：“这完全是总理的声望和威力所致，我没有一点力量可言。我只希望夫人细心地照料总理。”夫人说：“这个我知道。请你回京代我们感谢段总理对我们的隆重接待，并代问候。”牟说：“请夫人放心，吉人天相，不久自能痊愈的。”牟回京复命，将病况报告了，并代为问候。段总理嗟叹良久说：“国家多难！奈何！奈何！”

牟曾说过：“直系打败奉系后，自以为了不起，迷信武力，便想以武力统一中国，将来必败。所以我身在北，而心在南也。曹总统虽然委我为总统府顾问，我无心受任。吴大帅（佩孚）有事也同我商量，我总认为太骄傲了！”我说：“他们这样依重你，你有大才，是好事，可以进言呀！”他说：“他们任性得很，自以为是。我进言多次了，口里唯唯，心里哪哪！”我说：“进言不信，尽了心，尽了力。合则留，不合则去。”他说：“段总理对我心很诚恳，总是言听计从，可是他是皖系。派系不同，表里不一，真是两难呀！”

一九二五年元月，孙总理在病中委牟为南方国会驻北京常务代表，由宋庆龄及孙科签名盖章后交牟。一九二五年三

月十二日，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协和医院病逝。牟得北京曹、吴、段三领袖指示，转请孙夫人、孙科与国民党元老同意，在北京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会，恭迎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遗体进京。

一九二六年，牟鸿宣回家，说大哥（牟鸿勋）有信回来，告其长子鑫华夭亡了，悲痛到了极点。一九二七年，牟鸿宣、刘希贤告诉我说：大哥鸿勋生活困难，幸有范腾霄接济，暂时可以维持，准备回武汉。过了一段，我又问他们大哥怎样，他们说：“回汉口了，住原德租界二号，范哥有接济，以前的同事朋友也有照顾，生活可以无虞！”回武汉前，蒋介石到北京，大哥不去拜谒，开会不去参加。宁、汉分裂，他双方都不参加。

一九三八年，我在都亭小学教书，有位女同事叫我叔叔，我莫名其妙，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我父亲叫牟鸿勋，经常讲你的故事。我在黎家院子又听说您在这里教书。”我说：“你说说你家庭的情况，使我得知，以免我朝思暮想。”她说：“我父亲原在汉口特三区二号住，过世了葬在武昌首义公园。大哥鑫华夭亡，二哥茂华在台湾驾驶飞机。我是老三，与陈宗伊结姻，叫镜华。三弟成华在四川万县，不知他在干什么，没有给我写信。”我说：“你在汪营的亲人多，可以回老家去看看，你还有个叔父叫鸿文，同你父亲是亲弟兄。”

一九八六年七月

关于牟鸿勋

——走访方指南先生随记

韩汉祥

在征集文史资料过程中，收到方指南先生关于牟鸿勋在辛亥革命前后从事革命活动的材料。我们认为这个材料有其珍贵之处，但又有疑点，如方先生同牟是什么关系，这些材料的根据为何，特别是当时两湖书院的校长是章太炎，还是张太炎，等等。为确保史实的生命，我们专程走访了方老先生，对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了解。

方指南先生生于一九〇〇年（庚子年）古历三月二十二日，现年八十七岁，比牟鸿勋小十二岁。他同牟鸿勋没有亲戚关系，而是在牟遇难之时，由相识到相知，继而建立莫逆之交的。在军阀割据、湖北尚无自己军队的情况下，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到鄂西组建靖国军，蔡任总司令，牟任副总司令。川军以援鄂名义，派方化南率兵来利。蔡济民被害，牟鸿勋逃到花梨岭天主堂躲避。方指南当时已到弱冠之年，是天主堂的学生，平时对牟鸿勋之为人已有了解，早有羡慕之心，故借学校派他服侍之机，同牟攀谈。除为他送茶送水，负责吃住以外，还为牟解决了吸鸦片的困难。当时天主堂的神父反对吸食鸦片，而牟的烟瘾又很大，发着以后，呵欠接连不断。方悄悄地到外面给他买鸦片，深得牟的好感，所以牟要方以兄长相称。这样朝夕相处，大约有四个月之久。牟要出走，就持花梨岭天主堂的介绍信，由方护送到万县，再由万

县天主堂代购船票去宜昌，后经武汉赴穗。后来，孙中山在南方成立了国民政府，为实现南北统一，遂派牟鸿勋作为全权代表去北京谈判。当时北方政府的总统为曹锟，总理是段祺瑞，统军大元帅是吴佩孚。在牟住北京谈判期间，方到北京住于牟处。牟对方讲了双方谈判的一些内幕。北方政府当时握有军队，吴佩孚掌握了军权。他谈判的指导思想，就是以武力统一中国，而牟的打算，则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经过牟的努力，取得了“舌战群儒”的成效，表面上和谈成功。北方政府专电请孙中山先生赴京，不幸途经天津时，患肝症，在协和医院一病不起。

辛亥首义前夕，牟鸿勋在武昌被清政府抓进监狱，是当时两湖书院校长张太炎先生力保获释的。张同张之洞是同姓，满腹文章，为人正直。张之洞任总督时启用为两湖书院的校长。张之洞离任升迁时，向继任人瑞澂推荐张太炎学识渊博，又有办学经验，建议继续留任两湖书院校长之职。因此，瑞澂对张太炎很器重。牟鸿勋造反入狱后，张太炎闻讯甚惊。因牟聪敏过人，是他的得意门生，就设法营救；一方面嘱校医出具证明，证实牟患有神经病；一面亲自找瑞澂说情。瑞澂说：“牟鸿勋图谋推翻清朝，你敢为他求情？”张答：“牟鸿勋是个青年学生，他患了神经病，神说武说的，我敢以自己的生命相保。”事后提及此事，牟鸿勋曾对方指南讲：“我被清朝政府抓捕入狱，若不是我的恩师张太炎相救，我命早休矣！”

一九八六年七月